

保定府志

第二十冊 卷五十卷五十一  
仕績一 自漢訖元

保定府志卷五十

列傳四

仕績一 武略分魏

周 戰國

郭隗燕王噲時人

尚史

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厠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

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基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爲獨宮

卽墨

戰國策其餘盡屬燕史記

按郭隗故里在今滿城縣南二十里郭村詳見古蹟

漢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今蠡縣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善劍學黃老

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距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

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赦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旣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

卒罷倣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倣不忍  
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  
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  
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  
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  
曰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  
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  
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  
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  
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  
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

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  
 休日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史記

按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有涇城侯索隱曰志屬  
 中山今檢漢志無涇城有陸城據此蓋涇城之訛唐時本  
 尚不誤故司馬貞以釋之即今蠡縣也田  
 叔時涇城蓋本趙邑故曰趙涇城人云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今博野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

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  
 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  
 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  
 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

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大將軍霍光立宣  
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  
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  
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  
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笮及得投書削  
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  
爲仇讐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  
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  
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  
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

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接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

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飭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  
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  
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  
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  
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摘伏如神皆  
此類也廣漢奏請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  
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  
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  
侯禹弟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至去

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聞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少年者專屬強壯蠱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書本傳

兄子貢瑯邪太守亦有能名行縣見宣甚

說其能從宣歷行數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宣後為丞相除

趙貢兩子為史

漢書薛宣傳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

今高陽

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

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

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  
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中初元中舉直言遷虢  
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  
兒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  
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  
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  
高弟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城尉奉法守城  
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  
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  
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飭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  
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闔內  
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屬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

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旁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先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邽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坂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中使行風俗舉奉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

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  
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大傅在前說相鼠之  
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  
是王數私出入馳驅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  
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  
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得  
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  
君佩刀尊舉掖顧謂旁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  
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  
后徵史奏尊爲相倨傲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  
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

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歲餘不能禽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強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嫺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侵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漢書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今博野

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

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  
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  
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  
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  
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多行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知之亦  
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  
躪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  
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  
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  
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  
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